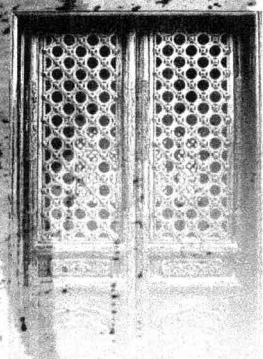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和人家

申跃中 张小鑫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

中和人家

申跃中 张小鑫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和人家 / 申跃中, 张小鑫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3. 7

ISBN 978-7-5063-6962-6

I. ①中… II. ①申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51114 号

中和人家

作 者: 申跃中 张小鑫

责任编辑: 赵 莹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ajia@zuoa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a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742 千

印 张: 40.75

版 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962-6

定 价: 6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《中和人家》究竟写的是什么？

《中和人家》写的是什么呢？它既然叫《中和人家》当然写的是这个家了。是个什么样的家呢？按它的家庭模式说，是所谓“一门两不绝”（也有“一门三不绝”的。南方叫“两房共一脉”或“三房共一脉”。）——即老哥俩，其中只有一股儿有一个儿子，为了两边都能传宗接代，便各自给这个儿子娶个媳妇，这个儿子就有了两个妻子。

在漫长的封建宗法社会里，所谓一夫多妻制，实际上是一夫一妻多妾制。（易中天也是这么说的）从皇帝老子到高官豪富这些妻妾成群的人家，就只有一个有妻子的名分（皇帝也只有一个正宫国母）。其他的小妾、姨太太等等，都只是半主半奴的地位。真正的一夫多妻制只有“一门两不绝”或“一门三不绝”这种家庭模式里才存在。这是宗法社会的一个创造，或许是一种不见典籍不见经传民间约定俗成的土政策。

在这种家庭里娶来的媳妇，都同样有妻子的名分，不分大小高低、不分主从尊卑，一律平起平坐。这种名分地位上的绝对平等，不可避免地就给妻子之间带来了绝对对立、绝对矛盾、绝对抗衡、绝对的针尖对麦芒、绝对的冤家对头。《中和人家》写的杨家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和戏剧冲突的家庭。其家庭生活内容与杨家大门楼上的牌匾“致中和”所昭示的意义大相径庭。

然而，小说并非以写两个妻子之间的矛盾为能事，而是写了这个“一门两不绝”的家庭从确立到崩溃的内外动因。其实，不论两个妻子打得多么厉害，乃至双方公婆参战，一直闹到分家，也没有动摇这个“一夫多妻”家庭的框架。真正动摇这个家庭的决定因素，是丈夫投入抗日，加入中国共产

党。虽说他入党时，村支部和上级组织都了解他不满十一岁时的两次婚姻，全是由家庭包办的，对此并无追究，加上抗日救亡要紧，无暇顾及什么个人婚姻问题。但随着这位丈夫的成长和思想上的成熟，认识到共产党员是不能同时拥有两个妻子的，虽说两个妻子（她们之间有矛盾）对他都一往情深。可是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是不能违背“一夫一妻制”的。尤其随着职务的提升，唯恐因自己有两个妻子会给党造成消极影响，便毅然忍痛割爱，离掉了一个妻子。这个妻子被离掉后，无颜面对娘家人，就背着亲人们参加了八路军。至此，这个“一门两不绝”、“一夫两妻”的家庭彻底崩溃！

纵观历来描写家庭题材的作品，从《红楼梦》到《家、春、秋》，以至后来的《大宅门》等累计无穷的电影、电视连续剧，《中和人家》是独一无二真正描写一夫多妻制的小说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它确实填补了家庭题材的一个空白！

以上只是对《中和人家》做一点提示，使关心它但还没有读过全文的朋友和读者们多一些了解和认识，仅此而已。

申跃中 张小鑫

2012年1月31日

杨家的福儿十岁上娶了个媳妇，十一岁上又要给他娶媳妇了。娶头一个媳妇的时候，是说两大股儿守着这么一个宝贝蛋——因为他叔婶没拉扯起孩子来。可到这第二回娶媳妇的时候，又有了新的说辞：说是头一个媳妇算是他爹给他娶的，这回是他叔叔再给他娶一个。这个新媳妇过了门，就得管福儿的叔婶叫爹叫娘，生了孩子就管他老俩叫亲爷、亲奶奶。这样两边就都可以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了。这种“借子生孙”的做法，叫作“一门两不绝”。——还有“一门三不绝”的。（南方叫“两房共一脉”或“三房共一脉”。）

当然，杨家娶头一个媳妇的时候，好说也好办；可娶这第二个媳妇，要把家庭格局改造成“一门两不绝”那麻烦可就大了！——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华北平原一个小村子里的传奇故事。

叔叔当家，这几年他却为老来无子大伤脑筋。

人立村这个小村子里，有文化会打算盘的人不多，却常把工于心计、精打细算会过日子的人叫“肉算子”。福儿他叔叔杨老清（小名杨老二）就有这么个外号。加上他是当家人，成天价算了洋钱算铜子，算了铜子算票子，算房产，算地亩，算柴算米算油盐；算来算去，算了几十年，置房子买地过兴家，算到眼下，已经是个有了一顷二十亩地的财主了。

然而，人算不如天算。他杨老二的如意算盘打了半辈子，却偏偏没有拉扯起孩子来。这可叫他伤透了脑筋！其实，他也曾有过一儿一女，只因出花儿长疹子先后夭折了。到老伴再无生育能力的时候，他越来越感到老来无子是人生最大的缺憾。经过中华民国大改良，甭说那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之类，就看着自家创下的这份家业，

心里也很不安然呀！——新旧两套院，水地旱地一百多亩，一骡一马二套车，还有大八卦水车一辆。可是每每半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，思谋起来，还真有些后顾之忧。万一要是老娘亲百年之后，老箍儿一散，家分了。人家老大有儿有媳妇，自己这边呢，空荡荡，干巴巴绝户老两口子，那日子可有什么过头！……然而，若是从本家世院哪一户揽过一个小子来过继，或是从别处要个外桩子，都等于将自己创下的这份家业让给外人一半。不行，不行！为这事，他杨老二这两年可没少费心思。

在这仅有一百多户的人立村里，杨家算不上首户，首户是北头赵万有家，赵家有二百亩地，但自家种的不多，大部分都租出去了。家里也有一挂二套车。此外，赵家的势头还在外边，他家在保定府和清苑县衙里都有关系，东大街还有自家一柜买卖，赵万有还当着村长。昨天，赵家管家的瞎老红来找老二问车，说是赵家三月初六到大东庄贺喜。那是赵万有他大姑侯家娶孙子媳妇，一辆车不够坐，才派人来问车。

杨家这几天正往地里送粪，本心里不愿意让赵家用车。可赵家那势头，是不能推托的。然而，老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便问那管家瞎老红：

“哎，大东庄他姑侯家不是就老大家有一个儿子么？去年已经娶了媳妇，那天也用我家的车去贺过喜了，怎么今年又……是娶二房？”

瞎老红用一只眼歪着头纠正说：“那不叫二房。去年那是他爹给他娶的媳妇，这回是他叔再给他娶一个，这叫一门两不绝。”

老二睁大眼睛：“一门两不绝？”

瞎老红点点头：“是啊，一门两不绝。这也不新鲜，还有一门三不绝的呢！”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：“对呀！‘一门两不绝！一门两不绝！’……”问车的瞎老红走了之后，杨老二心里反复地呼叫。真是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，赵家管家的如同仙人指路。前头有车，后头有辙。老二眼前闪出了一片光明。是啊！人家可以那么做，我杨家为什么不可以？天底下兴的！侄子福儿，去年十岁给他娶了个媳妇，算是归他爹那边，媳妇管他爹叫爹，管他娘叫娘。要是再给他娶一个，就算是我们老两口子给他娶的了。媳妇进门，就得管我们老俩叫爹叫娘。生了孩子，就是我们的晚生下辈，这就叫作“一门两不绝”，也是“借子生孙”。想来福儿这孩子自小有出息，听说去年一冬季就念了三本书：什么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，还有什么来着……对了，《弟子规》，这一季就念了三本书，若是一年呢？三四一十二本书，若是上三年学呢，好家伙，好几十本书，就是大学问家了。将来若能熬个一官半职的，其实娶俩媳妇还不算多呢！

这天，杨老二因为特别高兴，起得特别早，他老伴问他起得这么早是赶集上店，

还是进城。

“待着你的吧！”老二从来不许老伴干涉他的家政，就像当年万岁皇爷不许娘娘干涉朝政一样。何况这还是他心里的秘密，更何况这是关系到他和老伴晚年的生活，关系到老娘、哥嫂，特别是侄子福儿。总之，此乃杨家整个家运之大计！越是事关大局，就越是不能随便说出口的。他杨老二办事历来有板有眼，讲究方法步骤。这么了不起的“伟大构想”，不经过仔仔细细、精精确确地反复思谋合计，他是不能轻易出台的。要不怎么叫“肉算子”呢？

过去，一想起自己这个家业的前程来，总不免要算除法，想到分；接着又不免要算减法，将是一天不如一天；今天呢，头脑里的肉算子一动就是添人进口，算加法，甚至要算乘法。家庭的格局，家庭的前途，要发生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变。所以，今儿个天一扑亮儿，他就走出屋来，见到院里那棵木槿树，本来还没抽芽吐绿，他却仿佛见到了满树的绿叶红花；再看猪圈里两头半大不小的猪，也好像已经成了膘满肉肥“哼哼哼”的大肥猪了。他走到里边东院，那一拉溜青砖到顶的五间新房，至今还没人住过。四间东房两间是牲口棚，一间是碾棚，还有一间算是储藏室了。靠南墙根放着水车斗子和八卦轮子……所有这一切，往日里他看了不知多少遍，可从来没像今天如此这般地屋舍放彩，满院生辉。他轻轻地推开牲口棚的门，见小做活的斗儿还在睡觉，并没有惊动他。那铁青骡子和那匹大花马，在有一搭无一搭地嚼着干草。它们见老二进来便都抬起头，抽抽鼻子或竖竖耳朵，表示跟主人打个招呼。因铁青骡子劲头子大，拼命拉套不惜力，他叫它“舍命青”；可是大花马每逢要劲的关键时刻，它却要耍滑头，拉假。又因它那毛的颜色是一块块雪白加暗红，就像一块豆腐抹上一筷子面酱，再搅拌几下。老二常骂它“酱拌豆腐，大软蛋！”其实，就凭他对这两头大牲口的喜爱，也不肯分家破业或财产外流啊！

牲口们“哐哐儿”叫了两声，斗儿醒了。他一睁眼见当家的来了，以为天不早了，慌忙起身。

“甭慌！甭慌！今儿个是我睡不着，起得早了。”老二说。

斗儿今年十五岁了。自从那年直奉两个军头儿在本县开战，他爹被飞子儿打死他娘嫁了人之后，他就跟了这村里寡居的姑母。因姑母家与杨家也沾点老亲，从十二岁上斗儿就来杨家当小长工，还带着姑姑三亩地。此刻，老二见斗儿穿着衣服，看他身体又生发了许多，便说：

“你今年十五了吧？”

“嗯。”斗儿点点头。

“快长成人了。今年……再给你加一石米。”

斗儿也不知今天当家的为什么这么高兴。一听说要给自己涨工钱，他就脸红了，眼里充满着对当家人的感激之情。穿好衣服就忙去打水饮牲口，准备套车送粪去了。

杨老二心里一高兴，对牲口对人，对家里地里的一切，都充满了一种心爱和宽柔的情怀……

2

早早娶了媳妇的富家子弟，却巴结穷孩子们。

人立村这个不足二百户人家的小村庄，村子的中心，由东西、南北两路铁皮大车深深地轧了一个“井”字。从这里往南顺街走去，当快到出村处，路东有个高高的大门楼，两扇关得严严的大哨门，显示着这是一户富裕人家。

这一天早饭后，大哨门突然一响，从里面跑出一个十来岁的小小子儿，他穿的长棉袍外面，罩着蓝士林大褂，头上戴着青缎子小帽盔，正顶端便是放着亮光的红帽疙瘩。他出了大门朝东一拐，便顺胡同朝东跑去，不大会儿他又从东边回来。但在他那眉清目秀的小脸上，充满了扫兴和失望，好像是去寻找什么人没有找到，使他很不开心。他又在大门口放眼村外，从刚刚返青的麦田里望去，在那远远的清水河长堤上，只见疏密不均的岸柳，却不见有人走动。他只好蔫头耷脑地回了家。

其实，就在他回家不大会儿，大堤上就出现了剪影似的一行孩子们，从堤上下来慢慢走近了才看清楚他们都是穿的破衣烂衫，棉衣露絮，手里拿着镰刀、铁铲或提篮或背筐，他们从老远老远的盐碱地里转了一个大圈，除了鞋头裤脚上沾盐带碱，好像从雪地里回来一般，却竟然一无所获。他们本想去挖些野菜来充实肚子，可是野菜们刚刚在地下萌芽，并未钻出地面，叫他们白白跑了一趟，使本来空空的肚子更加咕呱乱叫起来。即使回到村，进了家，盛饽饽的篮子里，也没什么可吃的东西。然而，他们并不叫累叫苦叫饿，因为这已经习惯了。

这时，那个穿蓝布大褂的小小子儿，又从大门洞里跑出来，随跑随咬着一个棒子面饼子。他来到一家寨篱门外，冲院里喊：

“强儿！……胜儿！玩儿呗？”

刚从地里跑回来的强儿，并不因为没挖到一棵野菜而垂头丧气。此刻，他正在屋里用心地捆绑着一个放羊的小鞭，忽听见外边有人叫他，就隔着已被春风吹破的窗纸朝外望去，见是杨家福儿来了，便拿着缠好的鞭子，一面抽着响鞭走出来。见了福

儿便嘻嘻哈哈地说：“他娘的！刚才我们去挖野菜，从东大窑到马家坟，又顺清水河大堤跑回来。可跑了半天，连个绿芽儿也没瞅见。”

“真操蛋！这才是什么时候，地里会给你们长出野菜来？”那穿戴整齐的福儿说，“非到清明节以后，地里才长野菜呢！你去看看灶王爷，现在离清明还有……”

福儿说到这里才想到强儿不识字，不像他已经上了一冬季私塾，念过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了，自然能认得出灶王爷上那二十四节气。他又啃了一嘴饼子，见强儿早已不理睬什么清明不清明的事了，却眼巴巴直盯着他手里黄澄澄的净面饼子。他忙用手把饼子一掰，对强儿说：“见了面儿，分一半儿。给你！”

强儿有点不好意思，还是福儿硬把那一半饼子塞在他手里。可是饼子一到他手里，他便张嘴咬了个大月牙儿。此刻，斜对门的淘气和梳着一条辫子的小凤跑了过来。俩人又是那么眼巴巴地望着他俩手里的饼子，好像是闻着味儿来的。于是福儿又说：“见了面儿，分一半儿。强儿，把你手里的饼子给淘气一半，我这块儿给小凤一半。”福儿说着将手里的饼子给了小凤；强儿不忍舍手，可饼子是人家福儿的，人家说了话，怎好不照办。他看看手中剩得不多的饼子，对淘气说：“这么着吧：我再吃一嘴，剩下的全给你。”

“你可别咬大嘴！”淘气话刚出口，强儿一嘴下去，那饼子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月牙儿了。然而，淘气并不嫌少，接过来一手捂到嘴里了。此刻，强儿的弟弟胜儿在茅房拉屎，早听到福儿来了，并听说好像在分什么东西吃，便赶忙用土坷垃擦一下屁股，没等系好裤腰带，就一手提着裤子跑出来，只见强儿和淘气嘴里还嚼着东西，可是吃的是什么呢？只有小凤手里还有一块黄澄澄的棒子面饼子，他便一把抓过来，咬了两嘴，吃完了。

小凤被胜儿这么一抢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见自己的饼子被胜儿吃了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。接着她两手朝胜儿的嘴边，狠狠抓了两把。胜儿感到嘴疼，用手一摸，见手上带着点血，冲小凤吼道：“你是猫吗？又抓又挠！……”

“你赔我饼子！你赔我饼子！……”小凤跺着两脚哭闹。

“胜儿！你……”强儿一见弟弟欺负人家小凤，便过来训斥胜儿。强儿不仅在胜儿面前有做大哥的样子，就是在大家面前也是很讲道理的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黄干粮是没有了。小凤在一旁哭哭啼啼，不依不饶。这一下，胜儿傻了眼，强儿也没了辙。因为刚才哥儿俩从东大窑回来，把家中的锅里、盆里、篮里、罐里翻了个遍，也没翻出个饽饽渣儿来。现在小凤硬朝他们要黄澄澄的净面饼子，那实在是太难为人了。

福儿见小凤哭得那么伤心，也叫他心里很不好受。他不愿看她哭，他喜欢看她

笑，她笑起来很美，很甜。现在，胜儿、强儿也没有办法，他想了想便对她说：“小凤！你别哭了。我回家再拿一个来！”他说着撒腿往家跑去。

杨家的福儿这样甘心情愿拿自家干粮，给穷家主儿的孩子们吃，并非是一种施舍，而是一种巴结。巴结着年一年二的小伙伴们能跟他一起玩儿。因为自从去年春上，他这个十岁的小小子娶了个十七岁的媳妇之后，便不能和母亲一起睡觉了。家里的大人们要他像大人一样。稍有不妥，爹和娘、奶奶、叔叔、婶子都说：娶了媳妇，就是大人了。以后要懂规矩，懂得人恭礼法，不能再耍小孩子脾气了。特别是往日跟自己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，似乎也跟自己疏远了许多。还有那些家长们，张嘴就说：“你可是娶媳妇的大汉子啦！以后可不许……”不许这，不许那，好家伙！娶了媳妇就像戴上了笼头拴上了缰绳的驴。想自己没娶媳妇的时候，巴不得一下子长成大人；可自从娶了媳妇之后，每逢大人们拿自己当大人来要求，就感到浑身不自在。原来当大人是如此这般地叫人拘拘束束，别别扭扭。他觉得大人无论如何是当不得；一旦当了大人就不能随随便便，就失去了自由。尤其害怕的是失去跟他成天价玩耍打闹的一群小伙伴们。

此刻，福儿跑到家，蹬着风箱从吊着的篮子里拿出个饼子就跑出来。可出门刚刚往东一拐，见叔叔背着铁锨从村外走来，他忙把饼子藏进大袄里。因为在福儿眼里全家人最令他敬畏的就是叔叔。叔叔是当家的，家里的大事都是他说了算。再就是，他佩服叔叔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婶子在他面前只是低眉顺眼地随声附和，一切都是看着叔叔的模样过日子。当然，叔婶都很心疼他，平时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想着他。只是叔叔的心疼，还多一层是对他的管教上。饭桌上就常教训他说：“吃不言，睡不语。吃饭吃饱，别吃零嘴。”当然，更不准拿出整个儿饼子给别人吃了。所以，他不能叫叔叔发现揣在怀里的秘密。他本想从叔叔跟前跑过去，可是当叔叔走到近前却停下了脚步，脸上十分高兴，笑盈盈地放下铁锨，用手摸了摸他的脑瓜儿，接着又弯下身子把他抱住。正当叔叔又要把他举过头顶的时候，（以前，特别是娶媳妇之前，叔叔高兴起来，常常这样。）福儿感到要坏事。果然那个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从怀里掉到了地上。叔叔发现了那个饼子。福儿原以为叔叔要生气的，忙把饼子拣起来。然而，叔叔只说：“一个大饼子，吃得了么？”福儿忙说：“吃得！”说着撒腿就跑了。叔叔笑眯眯地望着侄儿跑去的背影喊道：“跑慢点，别栽倒！明儿赶集我给你买个火烧卷肉！”

福儿不知道叔叔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，高兴得连自己从家里朝外偷饼子，他都不但不吹嘘自己，还应许了集上给自己买个“火烧卷肉”。

福儿离开叔叔拿着那个饼子跑到强儿家，掰了一半儿给了小凤，小凤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福儿一眼，就香喷喷地吃起来。胜儿两眼紧盯着福儿手里的另一半饼子；淘气望着吃饼子的小凤，不仅嘴里流了“哈喇子”，连鼻涕都流过了河（流过嘴唇）。福儿又掰开剩下的饼子说：“这一半给你们仨吃了吧！”

“给他们俩吧，我不吃了。”强儿做出了当大哥的样子。胜儿、淘气又多吃了一角儿饼子，很是高兴，小凤自己又吃了半个饼子自然也很满意。大家都用满意和高兴的目光看待福儿，这对福儿来说，便是一种满足。如果没有了这种满足，他的生活就没有了趣味，也就没有了他童年的幸福。

3 新媳妇的梦想与杨老二的策划。

夜晚，一轮白净得叫人感到冰凉的圆月，带着早春的寒意挂在仍是光秃秃的树枝上。静静的杨家旧宅院里，偶尔从屋里传出一两声咳嗽和简短的轻声细语；加上那丝丝缕缕、似断非断焚香的烟云，更显得这个家庭的稳定、和谐与安详。从杨家这个旧宅来看，其房舍的布局简直没有什么章法和讲究。

北房五间，从有锅有灶的外间屋说起，西边一间住着全家至高至尊的老太太——福儿的奶奶。按说北房应以东边为上。可当初老太太说，西边窗下有棵木槿花儿树，我就住西边吧，隔着窗镜就能看见花儿。于是老人家就住在西头儿屋里了。西头儿屋子的西套间是粮囤粮缸，可以叫作仓房；东头一间住着老二两口子，里边的东套间没放什么主要东西。西房是三间屋子两头睡。南头是福儿他爹娘，北头屋里是福儿和他媳妇。这院家没有东房，该盖东房的地方是猪圈和靠东南角上的女厕所。二门朝南，出门朝西一拐才是大哨门。有个水井在东院。看得出这杨家远还不是什么名门大户，只是近年来才发旺起来的富裕人家。然而，在这盐碱窝里，日子能过到这个份上，也是三里五乡数得着的人家了。不然，福儿这么小小年纪能娶上媳妇么？

娶来一年的媳妇，还该说是新媳妇。确切地说，仍是个名副其实的十八岁的大姑娘。现在，新媳妇屋里还保留着去年办喜事的新鲜与豁亮。新屋新炕新顶棚，桌、凳、板柜、梳妆台都是很新的。此刻，新媳妇在自己静静的新房里，用针尖拨亮了黑油灯，显出了她那一张灵秀的面孔。如果是白天你会看得更清楚她那对双眼皮大眼睛，白霜霜的瓜子脸，略显瘦削；眉宇间似乎还带点不被人注意的闺中淡淡的清愁。然而，俊美的脸庞和苗条的身材仍透着浓浓的青春气息。因娘家几辈以上曾出过一个

在大清国朝里跟过官的人，所以其家业曾到过三顷地以上。后来兴了中华民国，家道中落，下边的众多子孙一分家，哗啦啦，便都成了平平常常的中等户。但在某些场面上，家中主事的人，仍要顾全那难以顾及的门庭的尊贵。所以，今天在这新媳妇身上，即使还保留着某些大家闺秀的风范，但一旦已为人妇，做了媳妇，就得按做媳妇的一套行事。每天不等天亮，爬起炕来，就得先收拾脑袋，梳拢好了头发还得抹油，生发油、桂花油都得抹上。接着端三个屋子的尿盆，然后在大锅里烧水，有了热水才能洗手，不然擦了油的手怎么能去叠被褥，还得给小女婿穿衣裳。弄清了炕上的，再去点火做饭，饭做熟了再扫地，最后放上桌子伺候一家人吃饭……一大早忙得团团转。此刻，新媳妇正平静而安闲地做着无关紧要的针线。

自从去年春天嫁到婆家来，伴着自己睡觉的，只是个孩子，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小子儿。他就是自己的小女婿、男人、丈夫。当时——六七十年以前，娶大媳妇做小女婿这样的家庭是不被人耻笑的。因为能当上小女婿的家庭，不是名门大户，也是富足人家。加上媒人和爹娘那些好听的话儿：有小不愁大呀！不等几年小女婿就是个顶门立户的男子汉。女儿找婆家图的是人家那份日子。只要那孩子不秃不瞎、不傻不呆就是好婆家。婚前，她这个入世未深的少女，已经懂得了：不论女婿大小，都是自己的终生依靠。可到底那孩子怎样？她要亲自相看相看。她哭着对娘说：“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不亲眼看看谁知他呆不呆，傻不傻。”娘传女儿的话，对老伴说，女儿要亲自相看。爹生气了：“胡说！没过门的闺女家，哪能去看女婿！要相看也是咱爹娘的事。”她爹周义，幼年上过几年私塾，读过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，懂得“修身，齐家，治国平天下”，如今“治国平天下”不敢说，但洁身自好保持家风是不能含糊的。

就在二月初八龙堂庙会上，她爹娘去相看了没成亲的小姑爷。回来对英儿说，那孩子眉清目秀，像个有出息的孩子。过门后见这孩子果然不错。一年来，虽还是孩子气十足，但言谈举止，倒也有不少进步。只盼他赶快长大成人，顶门立户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男子汉大丈夫。因为，在她还是封闭着的青春情怀里，还有一个完整的辉煌的春梦。然而，她万万不会想到，在她的好梦未成的此时此刻，就在同院北屋东头当家人她的叔公那里，一个改变家庭格局的“伟大构想”已经形成。这将会把她的青春好梦扯得零零碎碎，几乎影响了她一生的命运。

“英儿！抱过他去吧！”她叫金英，婆婆叫她英儿。她答应着向婆婆屋里走来。结婚之后，小女婿经常还是倒在他娘屋里睡，不肯跟自己一起睡，只等他睡熟才抱到自己屋里来，服侍他脱衣睡好。

此刻英儿到婆婆屋里，见公公在炕头里边靠着被窝罗儿抽烟，婆婆身边的小女婿睡意正浓，她便伸胳膊抱起他来。开始抱他的时候，她还十分害羞。可是自己的女婿自己不抱谁抱？现在，这已是每天的必修课了；与那些给公婆、奶奶拿脚盆，端尿盆，扫地，做饭同样是必修课一样，这才叫做媳妇。其中有的是自己没过门时娘家调教的；有的是自己过了门婆婆叫做的。

然而，今天抱着睡着的小女婿，走进自己屋门槛时差点没栽倒。若是栽倒了，摔坏了小女婿那可不得了！不仅公婆要埋怨自己，还有上房屋里的老太太、叔公和婶婆都要怪罪下来。人家这里两辈人且又是两股儿守着这么一个呀！所以当她给小女婿脱了鞋袜和衣服，安顿他睡下之后，她心里一直没有平静。但是，在她不平静的心里，竟又热乎乎地高兴起来。她思谋着，刚才之所以差点没栽倒，是因为自己脚下不稳，之所以脚下不稳是因为上重下轻。到底是抱着个大活人呀！而这个活人的确是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沉重了。比起去年她刚过门时他真是长大了好多，沉了好多！长吧，长得越快越好！虽说是女长十八，男长二十。可有的小伙子十四五就长成人了！是啊，快快给我长成为一个大男人大汉子吧！——油灯下她望着睡梦中那十一岁的小女婿，那终生的希望、命运的寄托。……那年头，还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个扁担挑着走的世道啊！这便是女人的归宿——妇道人家的为妇之道。

然而，这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女婿，看现在就有个大丈夫的脾气，对媳妇常常没个好言语。尤其是自尊心特别强。有一回小家伙在睡梦里正和强儿——不，没有强儿。是胜儿、淘气又在一起比赛看谁尿泡尿得高。可梦里的比赛还没个结果，他便醒了。因为已经尿了炕，被子褥子全湿透了。但他还要媳妇给他保密。有一回晒褥子晒出地图来叫人知道了，小女婿竟想起强儿的话：那是晒他的脸呢！于是，扬起拳头要打媳妇。可他才长到媳妇的胳肢窝那么高。她伸手攥住了他两只小胳膊说：“干什么？你这么个小小子儿，还想打人，真跟你动劲儿，你准行呗！”

别看他人小，却模仿大人。叔叔就是他的榜样，叔叔是当家人，从不把婶子放在眼里。加上去年冬季念私塾，老先生讲些三纲五常、封建道德，别看跟媳妇没什么亲爱，却懂得媳妇必须顺从自己，而不是自己顺从媳妇。可是，平时外人一夸他媳妇好，他也觉得满面荣光。刚办过喜事，人们说：“看！人家福儿媳妇，长得细高挑儿，白霜霜的脸儿，散披儿辫子耷拉到屁股蛋儿上，真是好长相呀！”他听了心里挺美。

夜深了，她在睡觉前，总是靠着板柜想想今天和明天的事。对了，三月初八是娘家大西庄的庙会，明后天哥就来接自己去过庙。她高兴了，因为只有娘家才是自己的家，婆家是自己做媳妇的地方。

4 常吃人家福儿的饼子，“过家家”时，还能叫他抬轿打灯笼么？

在福儿那一群小伙伴里，跟他最好，他也最佩服的就是强儿了。他不仅是大哥，平时还拿得起放得下，有主意有办法。今年正月，按当地的风俗，上讲究的富裕人家，都要请新出阁的闺女带上新姑爷回娘家“住九”。——正月十五以前到十五以后，新姑爷到丈母娘家住上九天。那天福儿他大舅子哥套着篷儿车来接妹子和妹夫去“住九”，可福儿说什么也不去。大人们又说又劝，他不但不去，还在地上打滚竖直地闭上眼睛哭叫，也不怕丈人家的人笑话。大舅子在一旁说，家里什么都准备好了。村里唱着一台大戏，还有高跷、旱船、耍狮子的，正月十五还有灯会。可不论怎么说，他还是躺在地上闭着两眼瞎踢腾着哭。急得他爹娘、叔婶，连最疼爱他的奶奶都没办法。这也是因为杨家兄弟俩守着这么一个独根苗苗，自小儿惯成了。

“福儿别哭了！”还是他叔杨老清沉下脸来严正地对侄子说：“你说说为什么不愿意去呀？你怕什么？”

也许因叔叔到底是当家人，是全家最有权威的一家之主，福儿才睁睁眼，说了声：“没人和我玩儿。”

是啊！才十来岁的孩子，本来就是野跑疯玩的时候。除了去年冬天念了一阵私塾，成天价就是跟强儿他们掏鸟逗狗、上树挠墙，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。若是到了丈人家，人生地不熟，老老实实，正儿八经地去做客人，他当然是不愿意去了。……杨家老二想到这里灵机一动，又对福儿说：“你看，这么办行不行？带上一个跟你玩的人，叫强儿跟你一块儿去。行不？”

“他跟我去么？”福儿一下坐起来，用衣袖抹抹两眼对叔叔说。

“去。找他去他就去呗！”杨老二见福儿不说什么，忙回过身来跟福儿的大舅哥商量。他大舅子本来是接妹妹和妹夫的，新姑爷去住九，妹夫是主要角色。如果接不了去，那么家里不是白做准备了么？现在一说多去一个就多去一个吧！多一个小孩也费不了多少东西。一只羊也是轰，俩羊也是赶呗！

福儿他大舅哥同意了多去一个人，杨家老二又忙去找强儿他爹——刘尚。刘尚是福儿的干爹。（福儿一共三个干爹，本村一个外村俩，都姓刘。为的是留（刘）下，留住孩子成人长大。）到了强儿家刘尚不在，强儿他娘说：“有什么事冲我说吧！我能当多一半的家。”强儿他娘敢说敢做，杨老二也觉得这事当娘的大可做主。于是就

把福儿丈人家来接福儿“住九”不肯去，想叫强儿陪他去玩几天的意思说了一遍。强儿娘满口答应，便把强儿叫到跟前一说，强儿不大愿意。他娘说：“傻蛋！去了也拿你同样当新姑爷对待，白面馒头肉菜、好吃好喝……”杨老二在一旁也忙说，那村搭台唱大戏呢，还有高跷、旱船、耍狮子什么的。可强儿自觉着比福儿大一岁，便对娘说：“我是哥，福儿媳妇是兄弟媳妇，跟人家一块儿去……”按当地风俗大伯子哥和弟媳妇平时是相互回避的。可强儿娘哈哈一笑冲儿子说：“一个小鸡巴小子儿，还理论那么多事！快，换上新褂子，去吧！”强儿换上了过年穿过的新褂子，随杨家老二过来，就和福儿、福儿媳妇一同坐上篷车走了。

小女婿还带来一个陪客，丈人家的人倒觉得稀罕，每天桌上桌下地待称，好东西吃了不少。又是看戏又看花会。也许是那一天玩得太累了，两个小家伙夜里都尿了炕，生怕太阳上来晒被子。强儿说：“晒被子就是晒咱们的脸呢，太丢人了！”俩人到戏台底下合计了一下，就偷偷跑回家来。倒叫丈人家来人找了一趟，见俩孩子都回来，才放了心。

真的呀！对福儿来说，宁肯不要媳妇，也不能失去强儿他们那一群小伙伴。

自从那天叫大家吃了饼子，福儿就隔三岔五拿出饼子来叫大家吃，有时还特别拿出一个半个的来单独叫小凤吃。

这天，强儿那缠鞭子的绳头儿又松开了，大家又围观着他缠那把放羊的鞭子。那是去年夏天，强儿他爹从大东庄集上买了五只山羊，叫强儿放了一夏一秋。到了初冬，怕冬天缺了草，掉了肉，他爹又全卖了，说等来年一开春长上草来再买羊叫他放。有羊的时候，福儿陪着强儿去放羊玩，没了羊，只剩了一把放羊鞭，福儿仍觉得好像还有那群羊似的。强儿说，他见过一个放羊的老汉，一边放羊一边“看卧儿”^①。手里拿着放羊的大鞭，找准了卧着的兔子，一鞭子下去，就把那兔子抽得“吱哇”乱叫，蹬搭两下就死了。他说他要练出一手好鞭法，放羊的时候，也要在野地里用鞭子抽死兔子。剥了兔皮做帽子，兔子尾巴做耳朵套儿，兔子肉大伙儿吃。

福儿佩服强儿这个有志气有主意的人。今年正月陪他去丈人家“住九”，因为俩人尿了炕，偷偷跑回家就是强儿的主意，光凭他还不敢呢！其实，住丈人家真没意思，娶媳妇也没意思。倒不如大家一起“过家家”、“娶媳妇玩”有意思。两个人搭起手来，抬起他来当新女婿，这是男轿；另两个人搭起手来，当女轿，抬起小凤当新娘

① 看卧儿：在野地里寻找卧在窝里的野兔。

妇。男轿在前，女轿在后。轿前头还有两个打灯笼夹毡的。特别是那两个吹鼓手，握起的两手做喇叭，振振有词地吹起来：

呜哩哇，呜哩哇！

新媳妇娶进家！

门口，放炮！

叮当！下轿！

大家装模作样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，憋着一肚子笑，这样走上一段，不知谁先笑出声来，大家便“哈哈哈”大笑起来，笑得连人带轿瘫在路上打滚儿。那才开心有意思呢！

然而，自从他去年真正娶了媳妇之后，再来“娶媳妇玩儿”，人家小凤就不当他的新媳妇了。她那小嘴一撇，说：“不！你早真的娶了媳妇，谁还当你的媳妇！去！快去抬轿吧！”

于是，从那时起，福儿只有抬轿或打灯笼的份了，好像再也没有当新郎官的资格。新郎官常常是强儿、胜儿他们，有时小凤宁肯叫经常流鼻涕的淘气当新女婿，也不让他当了。为此，他很有几分悲哀，心里埋怨家里的大人不该给他娶媳妇。

强儿的鞭子缠好了，就“叭叭”地抽起来，没抽几下麻绳头儿做的鞭鞘就抽飞了。气得强儿把鞭子一扔说：“这鞭子算不行！”

“怎么？这鞭子抽不死兔子么？”福儿问。

“抽兔子！抽个空鞭两下就烂了。还……”强儿没好气地说，“鞭穗鞭鞘都是麻绳儿的。非得皮的不行！这样的鞭子只能吓唬羊，哪能抽死兔子！”

大家看着那把没有多大用处的鞭子，随着强儿泄气而泄气。然而，沉了会儿，强儿弯下腰又拿起鞭子，因为那鞭杆还不错。

忽然，街上传来拉着长调儿的吆喝声：“猪——鬃噢！马——尾的换——鞭鞘！”

“听，换鞭鞘的过来了。走，咱去看看！”强儿把鞭杆掖在腰里，大家呼啦啦朝街里跑去。

其实，村里人们都认识他，大伙叫他老黄。老黄常年推着“吱呀，吱呀”的木轮车串村，一声“猪鬃马尾的换鞭鞘”，整个村子都听得见，招来不少大人小孩的围观。其实老黄并不只是换鞭鞘，他那小推车上的货，有两节大鞭一节小鞭、牲口笼头、套股、皮绳等等；换到的东西，除猪鬃马尾之外，还有猫皮、兔皮、黄鼬皮各种兽皮。